

“风情锡山”大型文学摄影活动成果展 (五)



天圆地方(摄影二等奖) 作者:于文静

夕阳下的严家桥

丁一

夏秋之交的一天,无锡市文联组织下乡采风,由毓鹏秘书长带领,黄昏时分我们来到地处澄、锡、虞三市交界的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严家桥,但见大河东西纵贯,街坊小桥流水,在夕阳的抚摸下一切都变得飘飘渺渺起来。散居两岸的百十户农家,家家枕河而眠,户户门前垂柳,憨厚、朴实得有些木讷的农人,或站在街沿石上或蹲于自家门口的门

槛前,善意而不新鲜地笑着我们这批文人骚客,从容、礼节地目送我们从他们的身旁缓缓而过。从而这鲜活的街市,便在岁月堆积的斑驳锈痕中,诉说历史的沧桑与巨变;在石板小道沉稳的脚步声里,叠显现代建筑的时尚与雄伟;在古朴的板壁与花窗中寻找吴侬软语的村姑,那些描红的身姿以及那些情爱故事里的背影;在恢弘大气与乡间野气的浪漫中,顽强地呈现难以毁灭的人文底蕴和文化厚度……记忆中这样的江南水乡早已消失,多少年来寻寻觅觅仿佛梦中才能遇见,却不曾在严家桥复制了这历史的旧痕。尤为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初涉那座建在水上的百米长廊,被文化人称之为东方的“廊桥”时,不得不惊叹于匠人们的鬼斧神

工、天才造化。

在保存得十分完好之后又请无锡市作协副主席李鸿声布置的严家桥唐氏故居陈列馆,我们浏览到了这样一些渗透着浓厚历史文化的掌故,据史料记载早在商、周时期,已有先民在这里农耕劳作,休养生息。而严家桥集镇在元末明初就已初步形成,严家桥则建于羊河上,连接东西两岸,由当年的大姓严氏搭建,乡人以严姓为桥名,桥名复演变为地名,沿革至今。近现代的严家桥镇区,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分布着东、西、南、北、中市、庙前6条街道,解放前严家桥在不足400米距离的河市,东西横跨了4座桥,两岸密布着10多个码头,市镇上各类商号近200家,固定摊贩27家,开业各类诊所26家,工场、作坊6家,利农砖瓦厂、翼农蚕种制造厂等较大民族工业企业4家,对外固定航班、小火轮10家,这在江南一带的小镇中已是凤毛麟角。不知哪一位作者对严家桥上世纪三四十年的“唐氏仓厅”、“唐家大码头”、“德兴茧行”等遗迹有过这样的描述:船来车往,粮进布出,人声鼎沸,谷仓里倾倒稻米的沙沙声与附近村落织布机杼的嗒嗒声和谐共鸣,账房先生算盘珠子的拨响和码头上船

工们的起锚号子浑然一体;早餐后,10余家茶馆里飘出新茶的清香,琵琶三弦的弹奏掀开了书场新的篇章,于是严家桥新的一天便又在那缭绕的滩黄声里拉开序幕……

也许这些掌故离现实生活还是远了一些,但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者之一,以唐保谦、唐星海父子和唐贻廷、唐君远父子为代表的无锡唐氏家族,严家桥便是他们的根,“无锡唐氏”的发祥之地,同时也是以唐氏家族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工业发源地。唐氏系4000余年前唐尧的后裔。严家桥唐氏自唐懋勋始,唐懋勋先后在无锡东门及北塘大街开设“恒升布庄”。晚清咸丰十年(1860年)为避太平军战乱,唐懋勋携妻小举家迁徙严家桥,在镇上开了一家“唐春源布庄”,并大量购进土地,在严家桥西南广阔地带置田6000余亩,又在市镇河西、春源市庄南面兴建唐氏仓厅,囤积粮食,并建造了宅院和唐家码头,从此严家桥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发达。1920年唐家投资创建了利农砖瓦厂;1934年唐家又出资疏浚永兴河。唐氏后人不屑祖业,从上世纪初到三十年代,唐滋镇(保谦)、唐炳源(星海)父子和唐英年的曾祖父唐殿镇(懋庭)、祖父唐增源(君远)在上海、无锡兴办起

一个又一个唐氏工商企业,无锡的杨万和布庄、九大布行、九余绸布庄等以及著名的庆丰纱厂、协新毛织厂、丽新纺织印染厂、九丰面粉厂等,早期都由唐氏家族创办或合资兴办。景溪公的第六代子孙唐英年博士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1952年生于上海,后去香港,2003年任香港财政司司长,成为香港名副其实的“财爷”。目前严家桥尚居住着200多户农户,有着60多个姓氏,2000多人口中拥现出200多位高知高职人才,平均每10人中就有一位,唐氏家族分布在海外的众多精英还没有统计在内,因而严家桥又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村、人才村、教授村的摇篮”。

行走在严家桥的村落田头,河岸桥畔,街坊店斯,观照江南一带那些被时代刻录或粉饰过的周庄、乌镇、西塘……似乎有些像卖不完的“沈万三”蹄膀,弄不清到底哪是真哪是假。然而,在严家桥的夕阳下走读,恍若在不知不觉中便产生了隔世之感,难道直觉没有告诉我们,这才是真正原生态的山寨版江南小镇?一如惠山玉祁镇的礼舍村,在我国农村长期的落后与贫穷中,终于让这还没有来得及被移植或异化的严家桥,原汁原味、活灵活现地遗存了下来…… (文学优秀奖)

锡北掠影:

诗意的聆听(下)

刘晖

新四军六师师部纪念馆

静
太静
静到极致
便成动人心魄的喧响
还原抗战的烽火
从星星 到燎原

在寂静的村庄里
收割后的庄稼有记忆吗
村舍与土地有记忆吗
在饱经风雨的师部建筑里
砖瓦有记忆吗
桌椅有记忆吗
楼梯和门窗有记忆吗

让我聆听
聆听那永不消散的讯息
听曾经的运筹帷幄
听厮杀与谋略 牺牲与功勋
听抗战英雄
谱写人生与民族的高昂旋律

村庄有记忆
建筑有记忆
每一棵安宁的草与树都有记忆
因为热血仍未冷却
撑起和平天空的
是不灭的铁骨忠魂

太湖翠竹

一杯茶的名字
就是一片风光
一种性格与气节
一场知情意的交响

念你的名字齿颊留香
看你的身形
目光会延伸得很远
远至一片宽广优美的水域
一片烟霞 以及
被烟霞描画的晨昏
以及渔歌
被渔歌唤来的夜晚
以及 所有关于水的记忆和想像

一杯茶
让心情在时光的水面上
轻轻荡漾
让回忆挂上归帆
向梦境的源头起航
呼吸烟波浩渺
嗅觉与荷香重逢
舌尖点开江南春晓
味觉欢欣如早莺的啼啭
清气沛然
遥对竹的劲节
在霜天
在雪夜
在红炉与温酒的衬托下一杯茶
是透明的青翠
是温柔的清苦
绵延至肺腑 至岁月深处
转苦为甘

(文学三等奖)

本版编辑:丽文

黄土塘印象——

“百业浮雕”折射的人文光辉

陈丽洁

曾经走过秦皇岛绵延壮观的奥运浮雕墙,赞叹百年赛场留下的经典瞬间,呼唤心底追求更高、更远、更美。却不曾在江南水乡锡北黄土塘村也有一座绵延的浮雕长廊,它虽然不似竞技者的昂扬和蓬勃,却另有一番温婉与巧妙,以一块块、一幅幅石墙浮雕形式,刻录着民国时代江南百业人文景象:布料店剪布、裁缝店量衣、中医拔火罐、商人托匣卖眼镜、货郎挑担吸引妇女选针线等,长衫、短褂、瓜皮帽、小抓髻,旧时的服饰、发型、店面,透过人物和场景在石墙上栩栩如生,令人一下子走进旧时生活的长廊,并从心灵深处激发起对祖辈的怀念。

这样一份意境,这样一份情怀,来自于这个历史悠久,名叫黄土塘村的地方。2009年11月的某一天,“锡北采风组”黄土塘之行让初来乍到的我一下子沉浸在村头“百业浮雕墙”带来的温馨中。初冬之风虽带寒意,“百业墙”忙碌的先辈却传递着鲜活的气息,让人仿佛听到沿街吆喝和爆米花“嘭”的爆炸,感叹人类生生不息。啊,无论是奥运世界还是江南百业,打动人的原是浮雕里蕴含的那一份人文情怀。对黄土塘人民来说,这座“百业浮雕”不仅展现生活百态,还联结着黄土塘的过去和未来。

在“百业浮雕”东侧是具有百年历史的小学“黄土塘小学”,它最早的名字叫“怀上市立第三国民小学校”,是民国时代无锡最早的公学,当时的学界名人陈君璞、严正吉、韩退夫等都曾在这里任职、校歌“巍巍新舍矗立高,校舍明净宽敞,校园风光很美妙,同学老师勤学好教造就英才”传唱至今。如今,它是无锡市一所优秀实验小学,校长宜春良是锡山区优秀校长,教师陆晓阳是全国优秀教师,而把学校围墙改建成“百业浮雕”长廊的也正是学校的建议,以便让黄土塘的孩子在上下学的潜移默化中感悟生活的变迁,学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道理。

“百业浮雕”西侧,隔一条两米来宽的水泥村道边,是错落有致的农民别墅,一排排、连成片,组成院,统一的淡褐色墙体,外型古朴典雅,没有一般别墅的张扬之气。它们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是无锡乡村最早的一批农民别墅,也是黄土塘人民抓住改革开放机遇,大力发展乡镇工业,壮大集体财力,带领农民致富的最好证明。如今,从这里走出去的农民正在体育用品、包装盒生产领域贡献才智,他们中一位叫胡汉民的企业董事长,每年都要拿出一笔经费,在端午、中秋、春节期间,为村里残疾老人、孤独老人、年老体弱的老人送去慰问金和礼包。听到“5.12”汶川大地震,他顾不得吃饭,立即跑到市红十字会,捐上3万元爱心款,为全村带了好头。这一年,黄土塘的捐款是全锡山交得最早,也是最多的。

沿着“百业浮雕”长廊往北走,是一条记录黄土塘历史的老街。街中央是一条伸向远方的青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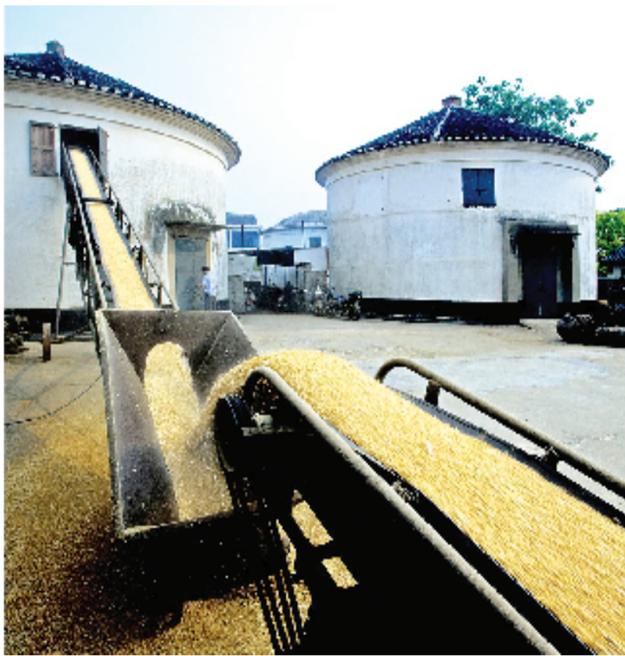
板路。街左手有一排酒肆,店门口时不时挂几盏红灯笼;街右手有一排像茶馆、戏院的地方。贴着门玻璃,能看到一个大厅,里面坐了一屋子人,足足百来个,都在专注地听台上两位评弹演员说书。黄土塘父老乡亲都喜欢听故事,正在说书的是村里请来的江阴评弹团,用婉转的苏州话一章一节一回落地吸引大伙儿每天来,听得连我们推门进去,甚至拿相机拍摄都未能让他们扭一下头。这样安静地赏戏、听书,在浮世喧嚣川流不息的当代实属少见。一位老伯见我们好奇,走过来解释:黄土塘人喜欢听戏,喜欢交流,喜欢看报。说话间,一位骑着自行车的邮差停在老人面前,向他递过一叠报纸,有《新民晚报》、《无锡日报》,是老人自费订阅的,称已订了十来年。

这样宁静、与世无争的老街,却走出了中国冶金和航天材料专家姚桐斌。他的故居就座落在这条老街。这位专家在国家航天事业初创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为新中国培养了一代航天材料及工艺人才,书写了中国运载火箭及导弹事业的新篇章。在他故居的匾额上,“耕读世家”几个楷体字端庄有力,仿佛激励后人读书立志,报效祖国。有意思的是,在这位“两弹一星”功勋者的家对门,是一个开了近百年的理发铺,店主叫陈国新,50多岁,铺子只十来平米,主要家什是一张看不出眉眼的德式皮椅,弯扶手,暗红的牛皮早已磨得薄如蝉翼。这家从父辈手中继承的店铺陈设百年如一日,仍是煤球、铁钳当道,每个头只收4元钱,连现今一般理发店小平头的二分之一钱都不到。问老陈如何靠此养家糊口,他道:不考虑赚钱。一位路过的大爷接口:老陈剃的平头方圆几百里最好,来剃的人都是回头客,还有人的过来剃,电视台都报道过。再仔细问,原来,老陈的铺子还有着“锡城最古老理发店”之美誉。呵,航天材料专家和理发店师傅做邻居,两人职业迥异,却都可以让人翘大拇指,在黄土塘,“行行出状元”有这般鲜活的说明。

老街如此迷人,新村更是明媚。“百业浮雕”的南端,是今日黄土塘新村,只见迎面一片开阔的湖面,水平如镜,一座水中长廊延伸到湖中央,扶着木栏杆往下看,水面清澈见底。湖边还建有一片生机盎然的健身区,老人和孩子正在器械上“踩水车”、“荡秋千”,笑声满天。据村里的一位同志介绍,不久前这里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水洼地,为了让村民们从自然风光里陶冶情操,村里不惜花巨资,开凿了这条人工湖,雕琢出一个全新的湖光山色的黄土塘。

啊,黄土塘的“百业浮雕”记录的不仅是历史,更是活生生的今天,展现的不仅是厚重的人文,更是对美好生活的展望。这无言的“百业浮雕”分明是在传扬锡北黄土塘人民对生活深深的爱和浓浓的眷恋。

(文学入围奖)



夏收组照(摄影优秀奖) 作者:张波



馨和园之晨(摄影优秀奖) 作者:吴荣昌